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源流至論後集卷三四

詳校官中書臣程　炎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録監生臣俞昌言

謄録監生臣王遇亨

古今源流至論後集卷三

宋　林駉　撰

起居注

自黄帝命沮誦倉頡為左右史則五帝亦有史矣(世本)至穆王有左史戎夫則三代亦有史矣(尚書)今之起居其左右之遺制歟迨至漢武之起居注修於禁中(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東都之起居注修於宫臺(後漢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則漢起居注為宫中女史之任)是漢之所注特命女史為之而修注正官未有定

晉魏而下或令著作掌起居之史或命正字任起居之事自魏晉起居注則著作掌之其後起居皆侍近之臣録記也録其言行與其勲職有其職而無其官後又別置起居注以他官領之至隋初以吏部散官又校書正字有著述之才者掌起居之職是歴代之所注特他官領之而左右史官未定矣唐正觀始置起居郎之員顯慶始置起居舍人之職其制詳悉視昔有加焉唐正觀二年省起居舍人置起居郎二人顯慶中復置起居舍人與郎分掌左右至於國朝起居郎隷門下起居舍人隷中書然皆為虛名不理省事而典職者自號修起居注以三館校理以上充之

聖朝沿唐制起居郎隷門下起居舍人隷中書號小兩省官皆為虛名不治本省事而典職者自號修起居注凡二人以三館校理以上充不分左右元豐五年官制行罷修注而郎舍人始專其職畢衍為郎蔡卞為舍人元豐以來改官制罷修注而郎舍人始專其事而起居注之員至是始定嗟夫出聯豹尾入侍螭頭密邇清光咫尺天顏何其榮也斥言可録濡毫直書一動少差汗青有愧何其重也夫人秉剛大正直之氣任榮近清貴之職安有隱而不書乎然自人主欲觀史也觸雷霆之威犯萬鈞之勢則有所諱忌而不敢書自奏事不直前

也出位者有戒離次者有責則有所退遜而不得言自前殿不立也聖言彰彰者知之而玉音容欵者則不知廷紳退言者聞之而造膝前請者則不聞則又有所踈遠而不及注處是三難而修注之意輕矣竊嘗推究其制葢莫善於唐亦莫不善於唐國朝始遵其善而鑒其不善而秉筆者始無含毫之耻且自唐正觀初欲觀起居注録而史臣不進其制尚嚴爾唐太宗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知起居記録何事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人君言事且記善惡以為檢戒庶幾人主不為非法不聞帝

王親自觀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書之耶遂良曰君舉必記至鄭有融以史進呈鄭朗宇有融為起居郎文宗謂宰臣曰云云時朗執筆螭頭下宰臣退上謂朗曰適議論卿記錄來吾試觀之朗對曰臣執筆所記秉名為史故事不可取觀帝曰何妨一見以誡醜言朗遂進之於是人主有觀史之私國朝以起居注進御沿舊制也淳化五年置起居院於禁中梁周翰請起居注先進御後付史館從之然乘快指揮一事偶有誤失天子恐史官書之若是亦不害其為觀史寶訓太祖嘗一日罷朝御便殿坐俛首不言者久之內使王繼恩進曰陛下不同常日語笑宴樂不知其故上曰爾謂帝王可容易行事耶早來前殿我乘快指揮一事偶有誤失史官必書之我所以不樂也厥後歐陽乞不進本之

請猶欲憂明主危治世矣嘉祐四年歐陽修言日歴時政記起居臣乞更不進本前責少修史職唐初諫官或兼知起居注或兼起居事同宰相奏事是非可否得以直前唐詔宰相入內平章大計必隨諫官同入議褚遂良以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之類其意尚隆爾自長慶後記言之職惟編詔書不及他事於是無奏事之制長慶後宰相佛儔置時政記宰事非其實未幾亦罷而起居郎由因書制起居舍人居記言之職惟編詔書不及他事國朝左右史奏事必禀中書候旨沿舊制也四朝志元豐中燕修注王存乞後起居郎舍人之職使得盡聞明天子德音退而書之神宗亦謂人臣奏對有頗僻誕惡者君左右有史官書之則無所售其奸矣故事

左右雖曰侍立而欲奏事必稟中書俟旨有因對及之然以諫官而兼修注者亦不移牒閤門奏事後殿若是亦未嘗不許直奏熙寧四年同修起居注同知諫院張琥乞令後起居注常令諫官一員兼領所書左右史之職稍不曠廢詔諫官兼修起居注者後殿侍立亦許奏事更不牒閤門長編厥後王存直奏之請猶欲不兼諫職而皆許直前矣元豐中王存乞復起居之職雖不兼諫職亦許直前奏矣唐初人君御正殿二史分侍臨陛俯聽退而書之其職至親爾通典每皇帝御殿前對立於殿有命則臨陛俯聽退而書之以為起居注自武宗時隨仗而退不復簪筆武宗即位隨仗而退無復簪筆之制嘉話於是無分立前殿之

制國初御正殿則不侍過朝會則對立亦沿舊制也聖朝天子御正殿記注官不侍左右唯朝會對立於香案前常日則更番遞直於崇正殿延和殿行幸則從上出入然御崇政長春之時有中書以記宣諭樞宥以記機密亦未嘗無史官之記梁周翰言請自令崇德殿長春殿皇帝宣諭之言侍臣論列之事中書修為時政記其樞密事涉機密亦令修纂厥後鄭居中前殿並立之請亦為美意然故事徒存而直筆不聞焉君子惜之石林宴語崇政初鄭居中乞前殿皆入立如後殿雖存故事而奏對語畧不與聞亦不敢自是是制也紹聖姦臣以乞不旁立而壞元祐七年詔邇英殿講讀罷有留身奏事者許侍立紹聖元年黄履

言所奏或干機密難令侍立乃止崇寧小人以不書奏對而失見上紹興諛臣復不補記注而廢秦檜當國記注言不補自紹興九年以後起居注不修者十五年用洪延言始修而祖宗所以防謹言動之官隳矣至隆興以來廷紳始嚴記注之制一曰人主不當觀史二曰立非其地三曰前殿不立四曰奏不直前孝宗皇帝慨然復歐陽之舊典申王存之遺意獨立於東南之制不變焉

隆興元年胡銓奏記注之失有四一人主不當觀史國朝梁周翰以起居注進御慶歷中歐陽修乞不進本仁宗從之今望遵仁宗之訓二立非其地國朝記注之職立於座後歐陽謂人主言動必書乃立於前修罷乃令

於殿前之東南隅言動不聞乞復歐陽修之制三殿前不立舊制前後殿皆侍立今獨後殿侍立而前殿不立四奏不直前臣欲直前奏事閤門以不預牒却之嘗預牒矣又以無班為辭是雖有直前之名而無可奏之時夫不覩史之制既嚴有善必書有過必録君無微愆矣前殿侍立之制既定面奏天語親聆聖謨史無遺事矣直前奏事之制既通披露情素竭効忠誠臣無諱言矣至所立之地循而不改非有他意也正欲存螭頭之舊爾嘗以立螭之制攷之唐志云伏在紫宸夾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是唐之所立在殿下矣唐百官志若伏在紫宸内

閣則夾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筆皆即坳處至歐陽公請立上前北面而立雖近唐制而非居殿下是慶歷所立又在殿上矣歐陽公請立之上前北面以視而後纖悉得以備録云云蓋汴京殿陛之制不與唐同汴地坦夷殿級不越尋丈若退居螭首則不能俯陛聽事故難循唐之舊迹今紹興不立上前而立於東南者豈非存唐立螭之制歟雖曰唐人之螭存於殿下紹興之螭存於殿角然亦有遺迹焉耳程大昌演繁露云本成營造法式螭首施之對柱及殿四角今二史立東南隅其並立殿角隨階之螭歟以其皆為石螭遂認為唐螭非其地也

孝

宗之制豈不盡善歟今朝廷清明言論無隱龍伏承旨

螭墨增光故欲觀祖宗記注之史請自孝宗欲觀孝宗

記注之史請自今日

檢鼓院

國朝檢鼓院之置何始乎蓋源流於周人肺石路鼓之

制而因仍於唐人匭院登聞鼓之舊唐武后置匭於朝東曰延恩西曰伸

究餘見後又唐大歷四年詔天下冤滯於廟堂受詞推決尚未盡者聽挝登聞鼓其要在於通

下情達民枉耳大抵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

官之法度無先王之仁心而徒用先王之仁政則皆其壅蔽之漸也昔周肺石職於司寇路鼓建於太僕而守於僕御宜若斯民之不直者悉得造其地伸其情庶無負置官設物之意然質之詩書問其至於肺石之立者幾何人問其擊於路鼓者幾何人夷考其時寥寥無聞豈周人特為文具耶抑當時不能直造其地耶蓋天下之情求於急迫之際者不若求於暇豫之日待其怨憤而後發者不若情意素通之為愈吾觀成周所以待民

者抑何仁之至義之盡耶掌治朝之法而待萬民之逆者宰夫固嘗職之矣掌外朝之治以致萬民而咨之者小司寇又嘗職之矣咨於衆庶則各帥而致於朝者鄉大夫亦嘗任其事矣夫此一民也當無事之時既待之於治朝又待之於外朝又致之於鄉吏平時有言無往不盡而抑鬱不平之憤不復洩於他日故肺石雖設而斯民未嘗立也路鼓雖建而斯民未嘗擊也彼民胡為而不立斯石而不擊斯鼓哉吁可言而不言則失之隱

不可言而或言則失之狂周民固無隱也而豈敢為狂哉彼唐人設物之意何其待民之薄耶武后置匭於朝東曰延恩西曰伸寃似有周人肺石之舊通鑑太后命鑄銅為匭置之朝堂又受天下表疏銘其東曰延恩南曰招徠西曰伸寃北曰通元命正諫補闕拾遺一人掌之先責職官乃聽投表疏然是時羅織紛紜萋菲成獄猶不能伸縉紳之寃況吾民乎同上太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已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之門告密者稱旨則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於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索元禮性殘忍推一人必令引數十百人來俊臣效之周興萬國俊等共撰羅織經數千言教其徒網羅無辜德宗設鼓於朝

名曰登聞受詞伸訴似有周人路鼓之制然是時群臣跼蹐不獲奏陳猶見於軒墀之間況天下乎德宗問陸贄以當今切務陸贄曰云云陛下嚴邃高居未嘗降旨臨問群臣跼蹐趑退亦不列事奏陳軒墀之間且未相諭宇宙之廣何由自通餘見上嗟夫周之君民相通於平居之暇故未嘗因其文而始至唐之君民素有壅塞不相孚之意故雖有其具而不敢告噫民愚若神烏可以文欺哉然則循唐之制復周之意其惟我朝乎國初有匭院有鼓司雍熙則改匭院為登聞檢院始命樞密直學士張詠判之

以隷諫議大夫國初雍熙元年改匭院為檢院七月改匭院為登聞乃依唐諫官一員判院景德四年改為登聞檢院命樞密直學士張詠判隷諫議大夫掌受文武官及士民章奏事凡言朝廷得失公私利病軍期機密陳乞恩賞理雪寃滯願進狀者先鼓院若有所抑詣檢院景德則改鼓司為登聞鼓院始命知制誥周起判之以隷司諫正言國初曰鼓司以内臣掌之鼓在宣德門南街西廊至道二年命太子中舍王濟勾當鼓司用朝臣勾當自此始至景德四年詔改為登聞鼓院命知制誥周起同判掌諸上封受而進之以隷司諫正言至建炎則置局於闕門之前欲其勢之易親也建炎元年因舊制置局於闕門之前紹興則揭書檢鼓司所言之目欲其民之易知也紹興九年臣寮言檢

鼓司之目有六鼓司之目有八乞令兩司將申令所載名件分明揭示之此特其創立之制然招徠人言通達下情已見於不言同然之表是故豭豚之失似細故也牟暉得擊鼓以告其事淳化四年京畿民牟暉擊登聞鼓訴家奴失豭豚詔令賜千錢償其直因語宰相曰似此細事悉訴於朕亦為聽决大可笑也然推此心以臨天下可以無寃民矣考校之失似微過也徐士廉伐鼓以伸其憤開寶五年扈蒙奏名合格進士上以武濟川朴質最陋絀去濟川乃李昉鄉人昉知貢舉會徐士廉伐鼓訴昉上令覆試士廉豫焉昉坐責云秋旱之變小民雖賤得詣登聞而自訴大中祥符九年大名府民伐登聞鼓訴秋旱詔遣官視按蠲其賦王清之災齋郎雖

畀得詣鼓院而力陳仁宗朝玉清宮火災蘇即詣登聞鼓院言其弊鄭俠詣檢鼓言新法之害雖安石大臣不恤也熙寧八年鄭俠詣登聞檢院上書言新法不便丁謂判檢院延坐啜茶坐落職翟馬周詣鼓院訴中書不憂邊之罪雖李昉元宰不忌也端拱元年翟馬周擊鼓訟李昉職任元宰不憂邊思患昉以是罷不特此爾三司言胥吏不得撾鼓言事而上則曰彼若不言朝廷何由盡知三衙言諸軍所訴令鼓司勿受而上則曰若不明諭有司則人有寃滯丞相之子則不令判鼓院慮訴事不得盡達而覦望有所不敢言也治平

四年楊繪言宰相不當用其子判鼓院上謂御史中丞滕甫曰繪不習朝廷事鼓院傳達而已何與於事甫曰人有訴宰相者使其子傳達之可乎且天下見宰相子在是豈復敢訴事上悟亦罷之近臣看詳檢院封事則遽罷看詳慮可否不親决而羣下有所不敢盡言也仁宗朝令近臣看詳檢院所上封事范諷上言乞遂看詳從之是意一孚愚民作氣田野纖悉無隱於冕旒之前堂陛闊略無忽於草茅之賤是豈矯飾強勉之為哉蓋彼之未訴也其情已通於無事之頃彼之入告也其言自達於設物之時不然山林布衣執論行都張齊賢錦工獄吏司對殿陛王贊

豈必待檢院乎常山布衣進說敢言京師細民妄議朝政豈必待鼓司乎嗚呼祖宗之待民如何茍謂因是而後得其情則待其君薄矣祖宗之心其成周之心歟欲知周道請觀今日

運司

自漢初用蕭何計戶轉漕而後有漕運之名蕭何關中計戶轉輸饋餉自唐先天用李傑為水陸發運使而後有漕運之官漢雖置司事已輙罷君子不必論之若唐則有可言者

蓋自永徽以前供給易贍先天以後用度浸廣於是用李傑充使焉漕法尚未詳也李傑傳先天中進水陸發運使注云太宗時用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運歲不過二十萬石故漕事簡開元以來自太原倉北運浮于渭以實關中故當時有陸運有水運以裴耀卿為侍郎兼江淮都發運使至開元後車駕東巡欲實關輔裴耀卿為使乃講明廣漕之法河口置倉分入河洛則東倉受之三川廹險鑿山開道則西倉受之未及三年積七百萬石省費三千萬緡自是而後漕職愈重唐人往往藉此以為國家之用開元初京師饑元宗將幸東都召問所以救人者裴耀卿

曰陛下既東廵百官畢從則太倉三輔可遣重臣分道賑給自東都益廣漕運以實關輔為國大計臣願廣陝運道使京師常有三年食雖水旱不足憂且河南租船候水始進矣工不便河漕處處停留易生隱盜請置倉河口以納東租然後官自雇船分入河洛度三門東西各築厫倉自東至者東倉受之三門廹險則傍河鑿山以開車道運十數里西倉受之度宜徐運抵太原倉趍河入渭更無留阻可減費鉅萬天子然其言拜侍郎充轉運使於是置河陰孟津二門倉引天下租由孟津泝河而西三年積七百萬石省運費三千萬緡

安史之變國用匱矣甸農挼穗爨無晨煙晏也講明利害至有四十萬斛之衍

劉晏傳時大兵後京師米斗千錢禁膳不兼時甸農挼穗以輸晏乃按行二門遺迹視李傑新堤盡得其利病乃移書於宰相元載以為大抵運之利與害各有四京師三輔苦稅入之

重進湖栗可減傜賦半為一利云云起宜陽熊耳虎牢成臯五百里見口纔千餘居無尺椽爨無晨煙而使轉車輓漕功且難就為一病云云盡以漕事委晏凡歲致四十萬斛物不翔貴靈耀之反國賦絕矣藩臣自擅州縣益削琦也榷鹽佐軍而有二百萬緡之利李靈耀反河南節帥或不奉法擅征賦州縣益削第五琦為運使始榷鹽佐軍興晏代之法益密初歲取緡錢六十萬末乃歲入二百萬噫江淮之運少緩而六軍脫巾韓滉之米一至而君臣相慶唐人安得不以漕權為重乎德宗時江淮米不至六軍脫巾於道上憂之會韓滉米運至陝上喜謂太子曰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置酒相慶太祖始命高防邉光範充北路轉運使是時蓋因平

澤潞而置也始太祖時平澤潞則命戶部侍郎高防兵部侍郎邊光範充北路轉運使用師湖南則命部判官滕白充南面給事中沈義倫充京西水陸轉運使是也至於命何幼冲充東西面劉仁遂充西面曹翰充南面胡玩充北面皆水陸轉運使太宗始命樂冲郭泌為水陸轉運使是時蓋因平太原而設也太宗時加劉保勳為河東京西四面轉運使樂冲為太原管內水陸轉運使郭泌為御河至關南水陸轉運使王在田為陸路轉運使崔邁為水陸判官或謂路或謂道或曰知或曰同知或曰同或曰幹當皆緣用武責以饋運之職也呂原增釋云然軍興則置軍寢則罷蓋以國初東征西討王師頻年軍餉未易卒辦始專置司以主之比如漢之轉漕關中唐之漕運江

淮餽糧之外他無所與非如今之所謂監司之職同上國初未嘗有監司之目其始除轉運使上因軍興專主糧餉至班師即停罷自高保寅奏支郡為藩帥所制李幹亦言闗市為藩鎮所專遂設轉運之官分别藩閫之權始轉運一司隸州縣皆在一時初無定制所主掌者惟糧餉而已自高保寅知懷州州隸河陽時趙普為河陽帥與保寅素有隙事多抑滯保寅不能平手疏請罷支郡會左拾遺李幹亦言諸州藩鎮支屬州郡多俾親吏掌其闗市頗不便於商賈滯天下之貨望不令有所統攝時太平興國三年也遂詔邠寧等州先隸藩鎮直屬京師自是而後凡邉防盜賊刑獄按廉之任無所不總非但金穀而已自是而後邉防盜賊刑獄金穀按廉之任皆委

於轉運使又節次以天下之地形勢俾之分路而治矣繼增轉運使判官以京官為之於是轉運使於一路之事無所不總

出使廣南掩擊蠻賊任邉防也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五月廣南西路轉運使言如洪寨主殿直李文著以輕兵掩襲蠻賊文著中流矢死其隨文著將校八人本司並斬訖七年八月梓州轉運使寇賊言本使公宇在梓遂州去戎盧地遠或戎人緩急寇邉難於照應請置賀州詔從之以此知轉運司總邉防之事也並同上

行部益郡雪理冤獄任刑訟也

大中祥符二年以侍御史趙稹為益州轉運使蒲江縣捕盜不得反係平民數十楚箠强服合其辭若無疑者積行部馳入縣獄盡得其冤釋出之

王綽楊紘將漕江東得專窘擿之任按廉所職也

富弼薦楊紘為江東轉運紘嘗言不法之人不可貸如使肆貪於一郡一邑害良民千萬

家不若去之不利一家耳聞者望風解去云又慶歷張
中漕司楊紘王綽提刑王畀頗仄刻深號江東三虎

齊賢丁謂除使淄青兼帶盜賊之時盜賊所職也 真宗朝知
青州張齊賢兼提舉青淄濰等州轉運巡檢盜賊事知
鄆州丁謂兼提舉鄆齊濮等州轉運巡檢賊盜事呂原

增釋 厥後憲臺一出漕權漸輕邊防之任憲實主之漕不知也刑獄之任憲實主之漕不知也盜賊之任憲實主之漕亦不知也 真宗景德四年置提刑至天聖六年罷
又明道二年冬復置自後提刑一司雖
專以提刑為事封樁錢穀盜賊保甲軍器河渠事務浸
繁權勢益重而轉運所總惟財賦綱運之責而已 又
真宗即位省罷建受之官景德間遂建提刑一司實分
漕使之權又以武臣帶閤職者副之熙寧中議罷武臣

提刑或謂真宗時以武臣提刑令譏察漕司也監司之官既衆所領之職又分諸路復以知州帶諸路安撫鈐轄等名目自領軍事而漕司所職催科徵賦出納金穀應辦上供輦漕綱運數事而已　至按廉一任憲主之倉主之帥又主之而漕復不得而專是漕所司者其惟綱運征賦之事乎夫專以征賦綱運為責也將為國計耶則箠楚秋霜期限星火而民力困矣將為民計耶則版曹文移朝廷責督而國課嚴矣噫民者邦之本也本固則邦寧吾求足其國而虧其本以培之可乎民以食為天也而君以民為天也吾過取於民則是

奪所天而不顧其君之天可乎嗚呼朝廷之財根本在州縣州縣之財根本在民括民之財以入州縣括州縣之財以入朝廷此富公所以隱憂富公知青州朝廷輦青州之財入于京師富公上疏言之噫劉晏猶能罷無名之歛上元寶應間晏以官船漕而吏主驛事罷無名之歛正鹽官船以裨用度第五琦尚有不益賦之名本傳琦當軍興隨事促辦人不益賦而用以饒況我朝之名公乎是故任河北之漕者至蠲民租數百萬計使漢之弘羊而知此寧不有愧心耶皇祐三年河北轉運使呂公弼為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公弼在職蠲冗賦及民負責不能償者數百萬計而

官用亦饒上加秩任之為七閩之漕者代納塩錢三十萬緡使唐之楊炎而聞此寧不有靦面目耶紹聖三十年福建漕王時升言到官纔一考見樁上供庫錢三十萬緡欲代納本路拖欠塩錢上從之宰執奏合旌賞上曰漕臣能節度州而代納百姓積欠理宜勸激恐他路聞之妄認以為羨餘侯政績著聞與陞職名羨餘為獻聚歛者為之而彭公思永不忍為也彭思永為荆湖北路漕運時大農誘諸路使以羨餘為獻公曰裒民取賞吾不忍為遂無所獻掊拾羨餘俗吏能之而楊公察所不能也慶歷三年詔江南東路漕運使楊察入為右正言知制誥察在部專以舉官為急務察曰此按察職也苟掊拾羨餘俗吏能之何必我哉石炭有稅此常賦也寧去之而不租

陳堯佐為河東漕運地寒而民貧奏除石炭稅減官冶鐵課數十萬以便民曰轉運征利之官也利有本末下有餘則上足吾寧為俗吏哉差役等事比公法也寧奏之而不行范忠宣公權成都府轉運使兼領農田水利等事嘆以新法於民不便反復論奏戒約州郡未得遽行噫皮之不存毛將安傅諸公審之熟矣陳堯佐有言轉運征利之官也利有本末下有餘則上足誠知本之論歟見上雖然王旦以朝廷榷利之至戒張士遜而士遜終不敢求錐刀之利真宗時張士遜為江南轉運使辭王文正公曰求教公曰朝廷榷利至矣後士遜思之未嘗求刀錐王安石以沮格新法之故捃范純仁而純仁

不獲行便民之政王安石怒純仁權成都漕運沮格新法使門下人捃摭公私事此又廟堂之責也漕臣何尤焉

京兆尹

周之六鄉六卿分治秦之畿甸治以内史此京尹之始制也漢官表内史周官掌治京師景帝二年分置左右内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内史為京兆尹左内史為左馮翊又本表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景帝中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風作右史内地與左馮翊京兆尹是為三輔後列侯更屬大鴻臚漢之始也以内史治京師之民以主爵中尉治京師之列侯而諸陵豪右則又屬於

太常所以然者葢懲强弱相陵之弊耳見上其後也武帝以右内史為京兆尹以左内史為左馮翊以主爵中尉為右扶風專治其民而列侯則改屬鴻臚所以然者葢廣三輔之治耳見上又其後也元帝分陵邑以屬三輔命三輔以糾列侯豪右民庶皆得同治本紀所以然者葢因列侯犯法之故耳然嘗論之初年所任如石慶兒寛之徒大抵皆循良慈愛之吏並本紀皆為内史末年所用如王尊王章王駿之流往往嚴毅威名之人京尹如王尊王章王

駁皆有治聲民歌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抑何也蓋內史始專治民吏訟簡寡而易辨民心謹畏而易化故其勢不得不寬至三輔同治列侯彼此植黨通謀桀驁難繩倚勢作威縱肆莫治故其勢不得不嚴是非厭寬柔而尚慘酷以治庶民與治列侯異也大抵京畿繁劇之衝也豪右民庶之蠹也向非扶弱抑強凜然風采斷獄視刑恢乎餘刃則何以壯根本之勢哉不特漢為然也唐李元紘決三輔之渠而權貴沮氣唐李元紘權京兆尹詔決三輔渠時王主權家皆旁渠立磑瀦渴爭利元紘勑

吏盡毁之許孟容捕神策之吏而閹寺屏息許孟容為京兆尹神策軍自興元後驕恣府縣不能制軍吏李昱貸富民錢不肯歸孟容遣吏捕詰之與之期使償曰不如期者死一軍盡驚訴於朝憲宗詔以昱付軍治之奏曰不奉詔臣當誅然臣職司輦下當為抑豪强京師豪右大服蓋自漢以三輔同治列侯豪右之後歷代相仍為京尹者大抵皆然也國朝以汴都為儀刑之地以尹牧為彈壓之司莫不以優治繁冗為能以不畏强禦為任而風聲遠出於漢唐之右聽斷明審府無留事章聖至賦詩勞之則有若周起周起知開封府聽斷明審府無留事真宗以為材至嘗幸其府問勞賦詩樂歌聽

斷繁冗庭無留訟裕陵以稱職奬之則有若蔡齊元豊初蔡文忠公以翰林學士尹京師鄭滑二大藩廢為縣合王畿二十餘邑真為浩穰獄訟繁冗蔡公聽斷庭無留訴裕陵以稱職訓奬之蔡條官制云云剖决精敏姦無所假則李穆其人也太平興國八年以翰林學士李穆知開封府剖决精敏姦猾無所假貸豪右屏息權貴不敢干以私上知其材有意大用决事神速獄常屢空則程琳其人也程琳明道二年以翰林侍讀學士知開封府前知開封者苦其治劇或不浹歲輒罷不然被譏謗或以事去獨琳居數歲而治益精明决事神速一歲中獄空者四五其優治繁冗為如何王巖叟能使老姦自然畏栗王巖叟知開封府舊以推判官分左右聽二人共治每有異同異日不決官吏疲於咨稟

罪人困於留係公至首立逐官分治之法且不役精神智力如在無事小郡者而老奸吏自然畏栗至不敢欺

杜衍自使權要不敢有干杜衍知開封舊常權貴有干其法而能不為屈者世皆為難至公能使權要不敢有所干凡其為治以聽斷盜訟為能否爾獨公始有餘力省其民事如治巳州

姜遵公直清政擦子之謡京師傳播蔡官制朝廷以開封府為潛邸乃知少尹作權知府自是常帶權字其後人以翰林學士雜學士為之選用皆人望蓋四方取則之地政尚嚴明而以彈壓為先章聖仁宗朝姜遵薛奎皆以公直而政清姜遵號姜擦子薛奎號薛出油民稱譽而畏之

包拯剛嚴不私包老之謡遠近稱嘆其不畏強禦為如何包孝肅知開封府天性峭嚴未嘗有笑容人謂包希仁笑比黄河清又知開封府為人剛毅不可以私干京師為之

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吏民畏服稱之　夫數君子豈不能沽鸞鳳之名而去鶚鷹之操植桃李之恩而除棘荊之怨哉誠以輦轂之下奸猾囊槖劇要之所文書丘山非明不足以聽斷非嚴不足以折姦不可以外地遠郡例論也是故薛奎本循吏也居蜀之日以德愛稱至尹開封嚴肅為治薛奎在開封以嚴為治肅清京師民至私以俚語目之且相戒曰是不可犯及居蜀則以惠愛稱民至私以俚語目之且戒曰是不可犯　蘇頌本惠人也守杭之日盡釋係民至尹開封頗嚴鞭朴謂京師浩穰當以

桂後惠文治之非亳潁卧治之比蘇頌尹開封頗嚴鞭朴以謂京師浩穰須彈壓當以桂後惠文治之非亳潁卧治之比先治杭州釋係禁民二公補外則以寬守内則以嚴煖然而春凄然而秋其知寬猛之術乎其知牧守之要乎或者且曰歐陽修不事風采范純禮一切以寬亦不失為尹京之能吏豈專在於乳虎蒼鷹之酷耶曰不然歐公承包希仁威嚴之後純禮繼吴居厚刻深之餘京畿清肅吏民敬畏固不待施嚴毅之政則以寬濟猛特一時權宜之用非可常論也愚故詳及之嘉祐

二年歐陽修知開封府承包拯威嚴之後一切循理不事風采或以為修言修曰人性各有所長短誠不能捨所長强所短也 又元符三年范純禮知開封府先是吳居厚尹京以深刻為治范純禮一切寬之或以為言純禮曰深刻之後若益以猛是以火濟火也

東南財賦

嘗觀夏書所論揚州之貢其田則下下而不及於諸州其貢則齒革而不言於絲紵 書禹貢 又觀周禮職方所載揚州之賦其穀則宜稻而他種皆非所有其利則金錫竹箭而絲枲亦非所宜 周禮職方氏 夫揚州東南之沃壤也

自夏歷周幾百年矣而地利瘠薄民物鮮少禹貢周禮皆不稱之何耶謂其水患之未平則降丘宅土播穀貿貨夏時已無廢業矣謂其人力之不及則出粟勉耕出帛勸蠶周時已無遺利矣且不特夏周之粟帛也漢之會稽一郡則今之兩浙路也而獨海鹽有鹽官廬江九江二郡乃今淮甸間也獨皖城有鐵官而無鹽官則知漢之鹽鐵官之置多見於西北而不見於東南矣漢地理志會稽郡屬江都揚州海鹽縣故武原鄉有鹽官廬江郡九江郡並屬揚州廬江皖城縣有鐵官又不特

漢之鹽鐵也元始總天下之戶口自淮而南止當二百餘萬是則漢人萬里南邦僅當天下四分之一也後晉武平吳籍其民力纔當五十餘萬晉秦分爭民物重困僅當天下五分之一也至隋平陳總江浙閩中不盈三十萬戶是又東南分裂民物彫耗僅當天下七分之一也並杜佑通典則知自漢至隋戶口之數而東南往往不及諸郡矣愚嘗推攷其故天無常時地無常利皆隨世運去留以為盛衰之故意者天將興帝王於數百載之後

必眷斯民於數百載之前是以東南財賦不勝於夏周漢隋之時而勝於李唐聖宋之朝者正以久其所蓄以大今日之所發也粤自漁陽唱亂之後河北淪於藩鎮而國用全在東南故李吉甫上國計簿總計天下方鎮除十五道不申戶口外歲所倚辦止於浙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比天寶三分增一（通鑑憲宗紀元和三年李吉甫撰元和國紀簿上之總計天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五十二其鳳翔鄜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滄景

淮西淄清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戶口外每歲貢賦止於浙東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口比天寶三分增一當時指曰江淮財賦之淵也又曰江淮天下敖倉也張巡許遠所以濟用度者在是第五琦所以充府庫者在是通鑑肅宗紀劉晏任職財賦日倍漕運江淮致米數十萬斛倍貞觀轉運東南之數通鑑代宗紀自喪亂以來汴水堙廢百姓挼穗以給禁軍劉晏乃疏浚汴水遺元載書具陳利害自是每歲運米數十萬石以給關中唐世漕運之能者惟晏為稱首時晏為河南江淮以東轉運使謹案鹽利收錢六百萬緡過第五琦榷鹽佐軍之法同上至德初第五琦始榷塩以佐軍用後

劉晏代之法益精密初歲入錢六十萬緡末年所入踰十倍而人不厭苦大歷末計一歲征賦所入總二千一百萬緡而鹽利居其大半以鹽為漕傭自江淮至渭橋率萬斛傭七十緡自淮以北列置巡院鬻僧于揚貿銅易薪于淮楚則歲得緡錢十餘萬焉晏悉諸淮楚間貿銅易薪歲得緡錢十餘萬此東南財賦至唐而盛也至於國朝視唐尤倍上天降康年豐時和下民安業物蓄俗阜是故漕運之數陝西所漕五十萬陳許所漕四十萬京東所漕十二萬而東南至三百萬焉至道元年先是汴河運東南諸路米三百萬石菽一百萬石黄河運陝西蒲州粟五十萬石菽二十萬石惠民河運陳許等郡粟四十萬石菽二十萬石廣濟河運

京東列郡粟十三萬石是歲汴河運米至五百八十萬石鹽課之利河北之鹽素無禁榷解池之鹽多至減耗而淮鹽最資國用焉呂東萊論禁榷之利惟是海鹽與解池之鹽最資國用南方之鹽皆出於海北方之鹽皆出於池就海論之惟淮鹽最資國用如蜀中之鹽自贍一方大農之國計不與焉河北之鹽自安史亂河北一路緣藩鎮據有河北鹽本朝因以鹽定稅所以河北一路鹽無禁榷以言其鼓鑄則饒之永年池之永豐江之廣寧韶之永通監虔之鑄錢院無非東南所出也中興小歷國初諸州鑄錢監惟饒之永年最古自唐乾元初創本朝於至道中增池之永豐咸平中增江之廣寧而虔之鑄錢院大觀始建兵興以來鼓鑄增損舊數是年始令永豐監卒寓役於虔蓋移少以就多也會要又有

韶州永通惠州阜民永平軍華州陝州等處盖景德增置也以言其榷茶則閩之建州漢之蘄口鄂之咸寧湖北之諸郡無非東南所產也筆談乾德二年詔在京建州漢蘄口各置榷貨務淳化四年行交引罷貼射法又王德用歷史六路租茶歲計三十三萬八千六十八貫有奇湖北獨當一十萬二千二百三十一貫有奇而重一州所榷無慮三萬九千緡諸邑之中咸寧又獨太重至熙寧分天下為十二路而淮漢以南已居其五總天下千六百餘萬户而淮漢以南已當千有餘萬户此東南財賦至國朝而尤盛也長編噫天非眷李唐也正以眷祖宗也天固眷祖宗也尤以眷今日也猗

歟休哉春至而百卉榮雷震而萬蟄奮佳氣葱葱莫不在涵育之内天地於此乎合四時於此乎交會風雨而和陰陽者此其根本也休祥之所降珍産之所聚湊車舟而朝玉帛者此其都會也然則天意有待於帝王之興安得地利不盛於東南歟

會計司

理天下之財易會天下之財難甞觀周禮一書半論理財而會計一司何其周思曲慮耶夫職内職歲職幣司

裘掌皮均之為理財也宜屬於太府而司會皆主之司會之權不亦重乎司書所掌六典八法八則以治邦國都鄙官府也宜屬於太宰而司會得主之司會之書不亦備乎大抵會計之權重則糾察稽攷得行於諸府之中會計之書備則出入虛盈得攷於用度之際此周人所以善理財也歟並周禮司會

漢自高祖立法舉天下之財賦盡入於治粟内史又有計相以總之尚書以會之則計簿之職嚴矣漢百官表治粟内史秦官掌錢穀有兩丞景帝後元年更大農令武帝太初元

年更名大司農又張蒼傳蒼為相國府計相總天下計簿又周禮司會如今之尚書然自計相之職罷蒼死計相不除人而丞相不知錢穀出入之數文帝問陳平周勃錢穀出入勃不能對平曰問之治粟内史尚書之權輕漢官表少府屬官有尚書而官帑有放散官錢之弊韓延壽放散官錢得罪甚至計簿具文務為欺謾徃徃督責三公宣紀黄龍元年詔方今天下少事傜役省減兵革不動而民多貧盜賊不少其咎安在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為欺謾以避其課三公不以為意朕將安任而膠東戶口偽增萬餘王成傳成偽增膠東戶口萬餘得加職樂成隱田幾四百頃康置傳終不得檢捉其姦也唐自太宗立法舉天下之財賦盡

入於左藏太府又有比部以檢覆之殿院以臨蒞之度支以量出之則總核之計詳矣唐食貨志故事天下財賦歸左藏而太府以時上其數尚書比部覆其出入然自兩稅之目興而中年之用度已數倍於始同上德宗相楊炎遂作兩稅法置兩稅使以總之量出制入自無名之歛起而元和之計簿已無救於汙吏元和間總天下財賦作計簿甚至事故相仍兵革繼起財賦衰耗頗為豪將所取而進奉羨餘移用頻借尚安以計為也食貨志肅宗時京師豪將假取不能禁第五琦為鹽鐵度支使請皆歸大盈庫自是天下之財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程其多少究觀黃龍之詔

吉反覆杜牧之罪言見上又杜牧罪言云皆言土地為强藩所據蓋有痛感於斯時之弊而不能自已者我朝所設會計之任漢耶唐耶抑周耶吾惟觀度支置使與於三司之列雖周之司會亦不及也蔡龍圖官制國朝四方貢賦一歸三司號計省使位亞執政目為計相官稱首主其恩數廪禄與叅樞同鹽金度支戶部在唐五代皆專使領計司掌審覆百官諸司之俸磨勘司任驅磨財計檢覆憑由之事衙司掌所欠之財理欠掌逋欠之賦稱曰子司皆其所屬蔡官制唐地官設度支金部倉部戶部唐末省官分置使五代專以鹽金為理財之要分在三省之首今之金部也度支主用度戶

部主版籍故次之其子司磨勘乃令比部衙司乃令部官皆主秋官胄案乃令庫部屬夏官修造乃令工部河渠案乃令水部屬之冬官地官不得統焉皇朝盡付三司者可見立功以實不以文也開折司兼主度運衙司各所掌之財驅磨財計檢察憑由悉歸磨勘司造作畢器則胄案主行土木之工國修造案河防之役則河渠行之又子司有計司掌審覆百官諸司俸給理欠司掌天下逋欠財賦 外而轉運財賦恐有橫歛 蔡官制本朝轉運使副判官督集財賦悉隷三司凡經費羨餘獻之三司積于左藏庫皆三司總之 內而帑藏所儲恐有橫費散在中外皆其所察 同上分貯內藏庫者皆三司總之又景祐元年程琳為三司使禁中有所取輒覆奏罷之 官稱首主目為計相其權之重也如此 見上 則糾察檢柅之勢安得不行

乎噫此會計之權然也至景祐皇祐治平熈寧元祐主計者必有會計成書其生齒之籍圖地之宜調度之多寡賦收之厚薄其名其色其物其數莫不備具較然可攷是書也非籌畫之繁也非朱墨之較也又非區區於銖積寸累之利也盖以通天下有無之故起人君仁儉之實吾觀慶歷之入二千八百十三萬六千有竒其出也二千七百五十三萬八千有竒此入之多於所出則知其無妄用之失元祐之入錢以千計者四千八百四

十八萬其出之多者一百八十二萬此出之多於所入則知其有輕費之弊會要慶歷之入二千八百十三萬六千五百一十六其出也二千七百五十三萬八千四百一十八治平二千三百六十六萬八千三百五十九其出也二千三百二十八萬一千七百二十九熙寧三千三十六萬九千九百五十二而其出也二千五百四十八萬五千有奇　又元祐中蘇軾為元祐會計録其别有五一收支二民財三課入四儲運五經費收支録曰今者一歲之入金以兩計者四千四百而其出之不盡者二千七百銀以兩計者五萬七千而其出之多者六萬錢以千計者四千八百四十八萬其出之多者一百八十二萬紬絹以疋計者一百一十五萬而其出入多者十七萬穀以石計者二十四百四十五萬而其出之不盡者七十四萬草以束計者七百九十九萬而其出之多者八百一十一萬然則一

歲之入不足以計一歲之出矣蓋關於國計之盈虛民生之休戚也大矣故李惟清為度支帳式來上則民力久有不堪可預知之淳化二年度支使李惟清以帳式奏御上曰費用若此民力久何以堪當由簡省即便裁度田況為三司會計有錄則財賦所出可詳驗之田況皇祐中權三司使約景德會計錄以今財賦所入多於景德而其出多於所入者為皇祐會計錄上之冀以悟上庶更立新制蘇轍為戶侍元祐之錄一作則一歲之入不足以給一歲之出亦歷歷載之見上裁酌國用正救君心又豈遜司會八法八則之任哉然嘗論之三君子所會之錄其有

補於國用固也上於不足之時而不上於有餘之日抑何耶蓋貫朽粟陳侈心之階公私單竭儉德之媒此正先正愛君憂國至情也獨不覩陳晉公丁謂之事乎景德間二公皆嘗為三司使也上命陳晉公具錢穀之數恕則隱而不進曰若知充羨必生侈心也陳恕為三司使真宗命具中外錢穀之數以聞恕諾而不進久之上屢趣不進執政詰之恕曰天子富於春秋若知府庫之充羨必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上聞而善之問丁謂用度之數謂則錄而來上曰府庫充溢也景德四年三司使丁謂上景德會計錄時議封禪上慮用度不足以問謂謂奏府庫

允實遂以後之論者以陳晉公為愛君以丁謂為婿會錄來上

上則知錢穀之數不可不上也亦不可苟上也噫知陳晉公之所不錄則知三君子之所以錄先正之為國慮也何仁哉

古今源流至論後集卷三

古今源流至論後集卷四

宋 林駉 撰

浙江潮 海潮

强弩射潮江流爲東則論水患者歸之天理五代史錢鏐以强弩射潮潮水東流負薪塞流河不爲溢則論水患者責之人力漢武帝自臨決河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寘決河下淇園之竹以爲障於是卒塞夫五事既正行無汩陳一德脩明水循故道嶽瀆之鬼神受職河海之波濤不驚此固天理之所存若非人爲之能與然

蔡墨擾龍之對必謂水官當宿其業以脩其方左昭二十八年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云云夫物物有其官官脩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其泯弃之物乃抵伏欝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子產言宣汾洮障大澤之功亦歸之臺駘能業其官者以見古人不泥茫昧之數而必謹脩治之職也如此左昭公一子產曰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元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帝用嘉之然則浚治道滌之事曾謂無益而不講乎嘗觀漢武帝時河決瓠子東南注鉅隨塞隨壞議者皆謂江河之決人力不可強

塞也其後自臨決河羣臣從官皆寘力焉果卒塞之築宮其上而瓠子之水息矣漢溝洫志孝武元光中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上使汲黯鄭當時興人徒塞之輙復壞時田蚡為相言於上曰江河之決天事未易以人力強塞後二十餘歲梁楚之地尤甚於是上臨決河湛白馬玉璧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寘決河下淇園之竹以為障乃作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浩浩洋洋慮殫為河云云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防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

成帝初河決館陶浸淫數郡民益不利議者謂一川兼受數河雖高增堤防不能泄也其後王延世編竹寘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河堤告成而館陶之

水治矣成帝即位清河都尉馮逡言令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堤防終不能泄後三歲河果決於館陶河堤使者王延世使塞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三十六日河堤成以五年為河平元年推原其由漢猶近古尚有水官宿業之意有都水長丞有河堤使者有渭水司空外此又有陂官雲夢等官漢百官表上領水之職蓋非一人此所以不慮決溢之害嗚呼天下安有難圖之事哉亦安有非人力所致哉然此特河流之決耳嘗考之史傳海潮衝溢其患尤難顯慶中括州海溢溺者九千餘人唐五行志顯慶

元年九月括州暴風雨海水溢漲六月括州大風雨海溢壞永嘉安固二縣溺死者九千七十人上元中青州海溢漂者五千餘家上元三年八月青州大風雨海溢漂居人五千餘家同上永貞中容州海溢至有毀城之決同上永貞十一年六月容州大風雨海溢毀城云云海之為患尚矣至若兩浙之地襟山帶湖廣袤無幾浮沫蔽江洪濤浴日豈能無穿齧之慮故大歷海溢杭州同上大歷十年七月杭州海溢寶歷海溢會稽同上寶歷二年夏越州大風海溢光化間浙江又溢壞居民者甚衆同上光化三年九月浙江溢壞居民甚衆噫可畏也然讀瓠子之歌上見誦黃樓之賦蘇公守徐河決

曹村公親入武衛譽曰事急矣宜為我盡力增築城為木岸遂作黃樓賦莫非歸功於隄防

捍築之力此不可不講也曩時錢塘江岸率用薪土潮水衝擊屢築屢毀景祐中轉運張夏命作石堤以防江潮於是無怒濤之衝長編

曩時湖水失利取給江潮多入市民甚病之元祐中杭守蘇軾浚茅山一河受江潮浚鹽橋一河受湖水於是免市淘之潮蘇文忠公墓誌

杭本江海之圮水泉鹹苦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及白居易復浚西湖淤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然湖水多淤久廢開治至是積二十五萬餘文而水無幾矣運河决湖水之利取給於江潮潮濁多淤

河行闤闠中三年一淘為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公始至浚二河以茅山一河受江潮以鹽橋一河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為河水蓄洩之限然後潮不入市杭人名其堤曰蘇公堤云以此言之大抵以人力勝也夫錢塘本江海之地自錢氏立國大城其地壘石以衛塘築岸以夷谷今之通闤帶闠即朝帆暮櫓之鄉向之魚龍出没為連甍接棟之所重以中興南渡六飛駐蹕馮夷海若頫首帖耳行都千里屹然奠枕百年無水菑矣雖曰清蹕所臨百靈陪扈然石塘雄峙鮫鰐避舍非天也人也比年以來海堤頽圮鹽官居民凛

凛朝夕遣廷紳以脩理命使者以相視悠悠歲月未有成說談機祥者歸之時數之偶然崇詭異者委諸螭龍之擾害寡謀淺慮者又曰天河激湧地機翕張白浪黒沙下無根著有非人力之可致姑俟水勢之稍定嗟夫斷鼇立極猶藉人為湮谷塹山具存往迹獨不能以理輔智曲為障塞乎至有怠於拯溺者或欲築堤以折其怒或欲浚塘以殺其勢此其救患之策而未能行何也築堤之說近裏者為是而田之在堤外者則多方而沮

之後塘之説田之在東鄉者為便而西鄉者復以為不可人懐私意矛盾異論官吏惑之泛泛無謀是無怪聽其為魚也昔禹之治水先自兾始盖兾者尭所都之地有不可緩今嚙岸為患家邇神京其可不亟圖之曆代河之寄者不得不任其責也雖然懐襄湯湯不害至治天作大水宋其與乎左傳莊公十一年秋宋大水公使吊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吊對曰孫實不敬天降之灾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此天心仁愛之意在謹德以致和修政以治變可也今宜勉之

國論

劉元城先生曰唐虞三代與吾祖宗之時公論在上君相主之晚周東漢上之人不能主公論所用非其人於是公論在下誠哉是言也元城語録天下以為當然者謂之公論公論非強名乃天道也此道未嘗廢顧所在何如耳唐虞三代與吾祖宗之時公論在上君相主之晚周東漢上之人不能主公論所用非其人於是清議在下云云然在上則治在下則亂可以下之乎甚矣公議之存與天地相為終始春秋之征伐彼自征伐爾戰國之縱横彼自縱横爾秦自坑戮東都自黨錮三國自鼎峙晉宋

以後自爾紛紛其存亡治亂之殊公議蓋未嘗一日不存王陵之廷爭雖不能定劉氏後致白馬之盟不寒者伊誰之力漢本傳程嬰杵臼全趙孤於艱難辛苦之中千載而下言者猶有生氣左傳嗟夫天下不可無公論固也然在上則治在下則亂在廟堂則享其福在草茅則受其弊元城為言確矣嘗試攷之虞夏盛時君臣一體片言之發則賡歌再拜當時所與同心而出治道者惟一二腹心大臣而已問之朝野朝野不知夫何所容其

議此固不待言耳伊尹桐宫之事天下蓋未嘗見也伊尹行之天下信之獨非公議素明於上耶書伊訓周公攝政之事四國固流言也周公任之諸大夫終服之獨非公議自不泯於上耶書周誥蓋古者三公無職與王坐而論道自冢宰而下文章議論之吏無聞焉此大臣所以維持者甚至矣自厲王之過觀其詩則大雅之作秉國大臣有如穆公凡伯憂民勞板蕩等詩以言之而百官庶府尚不與聞焉詩民勞板蕩詩自幽王之變則小雅之作諸

大夫誦過以言之而匹夫匹婦亦不至與議焉詩小雅自平王之遷王迹掃地則國風之作雖國人戍卒皆得昌言之而大雅小雅不復作焉詩國風黍離等詩陵夷至于六國之際處士橫議王公卑禮議帝秦之論反主於匹夫魯仲連清議之口定六國之計皆係於說客蘇張反覆之舌通鑑周赧王紀古者君相之權安在哉高祖之興削平煩苛專務簡易不遽引拔戰國知名之人所以養成公論者不可謂不至傾心所聽惟將相二三功臣耳末年太子

之廢雖出於四老人定之向非張良主於內周昌諸臣主於外則一介疎遠必不能以言為帝輕重也漢本傳曹參畧猜忌而遵蕭何之約束則卿大夫以下欲言而不敢言漢本傳陳平許其請以封諸吕之爵則大臣有口欲爭而不容爭漢本傳當時豪傑之士滿於山東游俠之流盈於閭里卒不敢輕議朝廷之事者以所主有人矣任俠傳以至大臣絳灌力斥少年紛更之請丞相衛綰請罷申韓蘇張亂政之學此則漢初功臣主張國論之力賈誼

傳及衛綰傳自新進用事大臣見詘朔方之議屈於侍中公孫弘傳武帝東置滄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為罷弊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於是上使侍中朱買臣等難宏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流民之議屈於九卿石慶傳尊號之議屈於外戚王莽傳矯制之議屈於谷永陳湯傳卒養成天下諂佞之俗東漢雖有公議之名無預君相之事李膺范滂之徒一戰不勝公議敗績而漢昌亦不復支然則公議在下而不在上豈天下之福哉東漢本傳元城所謂晚周東漢上之人不能主公論者豈不信歟

國朝公論之權不在縉紳不在草茅凜凜於廟堂之上繁星麗天丰杓芒寒太山喬嶽屹然朝宗噫可敬也利害文字焚之通衢則太平興國之國論在趙中令邵氏聞見錄趙普為相於廳事坐屏後置一甕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其中滿即焚之通衢李文靖沆為相凡建議務更張喜激昂者一切不用每日用此報國嗚呼賢相思慮遠矣王荆公為相置條例司論天下利害盡變祖宗法益信趙中令李文靖得為國之體也更張議論一切不行則天禧祥符之國論在李文靖上見借契丹兵朝廷許之卒奪於呂夷簡之一言家塾記契丹借兵伐高麗明肅欲與之呂文靖公夷簡堅執不可后云適已微許其使矣

不與恐生怨奈何公曰但以臣不肯拒之既而后語其使曰意非不與但以呂相公堅不可耳使人無語而去

殺繼遷母樞府行之而終屈於呂端之一奏

記聞保安軍奏獲李繼遷母太宗甚喜是時寇準為樞副呂端為宰相上獨召準與之謀準退自宰相幕次前過不入端使人邀至幕中曰向者主上召君何為準曰議邊事耳端曰陛下戒君勿言於端乎準曰不然若邊鄙常事樞密院之職端不敢與知若軍國大計端備位宰相不可以莫之知也準以獲繼遷母告端曰君何以處之準曰準欲斬保安軍北門之外以戒餘逆端曰陛下以為何如曰陛下以為然令準之密院行文書耳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也願君少緩其事文書勿亟下端將覆奏之即召閤門吏使奏宰相呂端請對上召入之端見具道準言且曰以臣之愚謂宜置於延州使善養之以招徠繼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係其心而母死生之命在我矣上稱善曰

徽卿幾誤我事澶淵之役王欽若言之陳堯叟又言之而寇萊公獨立赤幟確然不搖也記聞寇萊公從上在澶淵王欽若請幸金陵陳堯叟請幸蜀上以問公時欽若堯叟在旁公心知此二人所為陽為不知曰誰為陛下畫此策者可斬也今敵勢憑陵陛下當率厲衆心進前禦敵以衛社稷奈何委棄宗廟遠之楚蜀耶上悟乃止

濮園之議臺諫爭之禮曹又爭之韓琦壁立萬仞屹然不變也長編治平二年詔議崇奉濮安懿王典禮范純仁與呂大防合奏曰豺狼當道擊逐宜先如宰相韓琦初不深慮欲累濮王以不正之號司馬光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不敢復顧私親王珪議濮王於仁宗為兄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中書奏按儀禮為人後為其父母服所繼所生父母皆稱父母王珪等議稱皇伯於典禮未見明據司馬光言向者

詔議濮安懿王典禮王珪等以為宜如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凡兩次會議無一人異辭者欲奉濮王以私也而政府欲尊為皇考誤惑聖聽二年皇太后手書令皇帝稱親諱避濮安懿王名下一字置園令一人從中書之請也

元祐革弊之議朝論洶洶或說以異日朋黨之禍范鎮遺事元祐初鎮再致仕宇文邦彥問公不起之由公曰事有太甚者恐他日為朋黨之禍予先使語君實不吾信也或告以不可為暴革之患范純仁與司馬光素有間行差役法純仁以為凡法不可暴革乃言於光且先行一時俟見其利害可否漸而推之光不聽純仁曰又一王介甫矣溫公拯溺救災不暇他恤元城語錄蓋中流砥柱萬折必東也方國朝公論始出之時初是者什三後是者什八又其後則

人人心服皆以為當嗚呼公議之不可泯也如此夫元城所謂唐虞三代與吾祖宗之時公論君相主之又豈不信歟雖然主張國論大臣責也正救大臣臺諫責也古者命卿論士鄉老以三公之貴而進退其間葢公議雖主於大臣而必酌於衆見也是以國朝失在廟堂救在臺諫此朝廷所以清明有道之際廟堂似過舉矣全臺論列不曰黨同扣鐶大呼不曰肆志大臣諫然知有公議之不可犯明道二年郭皇后見踈吕夷簡以前罷相怨后范鎮言后無子當廢夷簡替其

言先敕有司無得受臺諫章疏仲淹孔道輔孫祖德蔣堂郭勸馬絳段少連宋祁劉渙諸垂拱殿門伏奏門者闔扉道輔扣銅鐶大呼夷簡奏臺諫伏閤非美事乃逐道輔等熈寧之間廟堂輕變更矣御史面折不為假借程顥嘗言熈寧初王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則以為俗學而斥去小人諂佞則以為才能而進用如司馬光不拜樞密而去范堯夫辭脩注得罪張天祺自御史面折介甫被責君子去則所用皆小人諫官納敕不為狂躁時范鎮諸人以爭論新法皆納敕大臣悔艾亦知為小人之所誤荆公晚年為呂惠卿所叛始悔而去

用惠卿之謀鍾山題福建子三字識之夫以國論一出廟堂主之臺諫正之百官庶府布衣匹夫尚復何議哉不然永樂之舉滿

朝不言神宗朝永樂城之陷夏人決水以灌吾壘時呂惠卿所薦徐禧築永樂城夏人破之死者千餘萬帝嘆曰永樂之患無一人言其不可者聞見錄燕雲之役羣臣不議又奏議陳公輔言本朝禍變其弊實在尚同客曰崇觀宣和間王黼童貫有燕雲之謀致金人踐蹂中國今歸咎尚同毋乃不然曰熙寧以來權臣用事創立新法期於必行故天下靡然尚同至崇寧間蔡京挾紹述之說蔽欺聖明恐脇臣下凡有異議謂之詆毀先烈動搖國政故忠臣義士鉗口結舌尚同之弊甚矣遂使王黼童貫敢為燕雲之謀者特此而已矣有欲尊崇濮安懿王此特於禮經不便當時呂獻可范景仁等七八人交口攻之豈有通謀金人背祖宗盟約廢邊境守備而舉朝羣臣無人敢言者至今言之令人憤激此則可憾也噫戒之哉

國勢

人皆曰國勢貴乎強君子曰國勢貴乎重人皆曰國勢惡乎弱君子曰國勢惡乎輕夫強與重異弱與輕殊強弱形也輕重勢也弱之弊者臣下狃於寛而玩吾法吾民習於寛而玩吾治不過積寛之過而已矣輕之弊者柄移於臣下而朝廷褻政出於小人而紀綱紊其患有不可勝言者嘗謂形雖弱而勢重者周也形雖強而勢輕者秦也方周之治過乎弱河洛頑民三紀不服民無

畏心也洛誥三監有變反曰艱大臣無警心也金縢似鄰於不振矣而八柄馭群臣凛然有不可干之意大臣統內朝而近習無預政之嫌勢之重者自若也周禮太宰及秦之治尚尹強以兵威服諸侯以財粟富京師以刑威刼群臣以焚詩書尚法律愚天下之民若幾於自振矣而盜賊羣起得以輕朝廷之勢陳勝集閹宦自恣得以輕政事之權趙高形之強者果何益哉周之弱形正如君子長者其勢不能與強者爭不害為大體秦之輕勢正如巨室

不能自立而納侮於僮僕尚謂國足恃乎國朝立國之勢自建隆立極以來臣民習於寬厚風俗狃於治安天下之勢近於委靡而不振朝廷之制幾於廢弛而不舉兵驕士弛吏玩財困積弱之弊識者痛之（元城語錄神廟必欲變法者蓋有說矣祖宗以忠厚治天下至於嘉祐天下之事似乎舒緩委靡不振當時士夫亦自厭之其實根本牢固至神廟見朝廷州縣多舒緩不及漢唐每與大臣議論慨然有不悅色當時識者以為方今天下正如大富家上下充足但有僕妾遲鈍不敢改革）是故何郯以總攬威柄之說進（何郯言方今之政令不舉蓋失於寬之漸也以陛下聖明之資加有祖宗典刑具在但當總攬威柄以奮乾剛之斷

余靖以自攬威權之說進余靖言當今為陛下計但能天子自攬威權大臣公行賞罰沮夷狄之氣塞盜賊之源宋綬曰攬威柄綏猶鄒也明道二年宋綬言帝王御天下在攬威柄歐陽脩曰執威權脩猶靖也慶歷三年歐陽脩言內外臣庶尊陛下如天若一旦赫然執威權以臨之則萬事皆辦然寬厚仁愛之心不搖於群臣紛更之請忠信誠慤之實不悔於吏民玩治之餘寧受夷狄之侮而終不忍用生民之命寧容臣下之欺而終不忍失君上之體寧寄爪牙於連營坐食之兵而終不忍役不教之民寧使小人盜賊之負我而終不忍一

毫負天下也列聖用心之寬如此其為弱也亦宜然根本所在甚於泰山四維之固大勢所歸凜然有太阿出匣之狀國勢既重弱何病焉此祖宗不貴乎強而貴乎重也然則重之之勢何如哉曰權在人主則國勢重公論在朝廷則國勢重政事在君子則國勢重是故祖宗之置參貳以分政柄防權臣也國朝乾德四年太祖已相趙普畏其專將擇官以為副而難其名稱召陶穀問曰下丞相一等有何官對曰唐有參知機務參知政事今可用之遂命薛居正呂餘慶為參知政事分樞筦以掌兵柄防叛將也范祖禹言祖宗兵法本於樞密

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總於三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彼此相維不得專制此所以百三十年無兵變也詳見兵權

臺諫論事慷慨敢言防壅蔽也

子由龍川志張安道為予言自設六科以來士之翹俊者爭論國政長短其始也范諷孔道輔范仲淹以才能為稱首其後晏元獻為政富鄭公參政事多置諫官乃用歐陽脩余靖蔡襄孫沔為諫官諫官日橫鄭公尤傾身下士上以謙虛為賢下以敢訐為高於是朝廷輕矣

銀臺封駁不畏權要防專切也

淳化四年太宗從魏羽請命魏庠柴成務同知給事中事制敕有未便許封駁未幾以給事中封駁隸通進銀臺司

分命監司糾察州縣防末大也

乾德以後僭偽略平始置轉運使按察帶御史景德四年置提刑熙寧二年差官提舉常平元祐初罷紹聖九年復置

天子不必攬權而權

在君上矣北辰居所衆星拱之國勢其不重乎然而人主之權不能自重也所恃公論在朝廷耳故自慶歷盛時責成輔相雖若威權之少弛而言路風采肅然加於奸邪之頸仁宗朝諫官韓縝論政事錯繆以宰相非其人堯佐與王隨同罷又夏竦拜樞時十八疏斥之治平之間政在冢宰雖若廟堂之太重而御史一疏直攻其跋扈之態治平間韓琦定策拜相名望隆重御史中丞王陶抗疏極言琦不押班為跋扈熙寧以來信任柄臣雖若國體之少變而力爭新法之臣不加罪也王安石行新法時臺諫給舍皆言其失如司馬温公蘇東坡呂公著范純仁皆

辨之元祐之初簾帷立政雖若乾剛之未充而朝廷之公論不可犯也元祐初宣仁后垂簾蒞政時司馬光呂公著劉安世諸賢變熈豐弊政時有慶歷之治宰相臺諫主公論而公論在朝廷矣泰山喬嶽屹然朝宗國勢其不重乎然而朝廷之公論亦不能常存也所恃以存者君子常親而小人常遠矣故待大臣儒生之情親而待宦官近習之情疎在講筵師席之時多而在深宮禁密之時少不以閹官預機密官制舊典皇朝華唐五代宦官驕橫之弊不使典衛統兵干預政事但專任其本職而已不以戚里參政事至和元年樞密

使彰德節度同平章事王貽永數以疾求罷本朝兵權外姻未有輔政者貽永在樞密十五年常遠權利

付之將帥而去內臣監軍之弊

長編治平元年呂誨上英宗云聞陝西四路各差中官一員充鈐轄自唐以來舉兵不利未有不自於監軍者奈何又增此員

政令出於三省而無中旨內降之私

趙抃言陛下李仲昌之罪狀宣諭中書行之可也付樞密院治之可也奈何事從中出張皇大獄驚駭外議

雜流不列於清貴之職

官制舊典云舊制狀元初為將作監丞一滿遷右司諫起居舍人兵部員外郎三人及第及制科一任回自太常博士遷祠部度支司封員外郎進士出身自太常博士屯田都官職方員外郎世賞自國子博士轉虞部駕部員外郎雜流自國子博士轉水部司門庫部員外郎

貂璫不加以節越之寵

王守忠疾求為節度使梁

適曰官官無除真刺史況真節度乎上曰朕嘗許矣適曰除節度死有餘責肆夏鑾和鄭聲自遠國勢其不重乎祖宗惟不恃其可畏之威而恃其可重之勢故遠方不畏其兵而畏中國之有人小人不畏其刑而畏君子之公論倖臣近習不畏其法而畏朝廷之紀綱西番悍於邊陲而屈服於王文正之一言王旦言行錄本傳狄青嘗將百萬精兵而膽落於王文忠之清議王堯臣傳時樞使狄青以軍功起行伍居大位而士卒多屬目往往造作言語以相扇動人情以為疑而青色頗自得公嘗以語衆折青為陳禍福言古將帥起微賤至富貴而不能保首領者可以為鑒戒青稍沮畏王

守忠姦邪反覆群臣百計不能去而俛首於韓公之竄

聞見録英宗即位有疾光獻皇后垂簾同聽政有入内都知王守忠者奸邪反覆間諜兩宫司馬温公知諫院吕誨識為侍御史凡十數章請誅之韓魏公一日出空頭敕一道參政歐陽公已簽書矣參政趙公槩難之問歐公曰何如歐公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説魏公坐政事堂以頭子勾守忠著立庭下數之曰汝罪當死責蘄州團練副使蘄州安置取空頭敕填之即日押行乃治平元年八月也

契丹桀驁陸梁中國兵甲不能服而寒心於司馬之相

元祐初司馬温公入相遼人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謹毋生事開邊隙

夫聖朝之所以服四方威強暴戢近習豈其力必可以制生死之命哉君上有大權朝廷

有公論天下有君子而已今日欲重國勢當以祖宗之己行者而為法云

君子

君子之名何始乎三代以前無有也直道之行誰毀誰譽至治之世人人有行天下陰受君子之功而不知有君子之名甚哉君子之名見於世非君子之福也何者名者天下之令名非惟人情不堪造物亦不吾堪耳吾而以君子自處孰肯以小人自名此君子之名人以為

幸而君子以為不幸也漢初天下未嘗無君子而當時未嘗指名其人也雖尊顯於高祖涵養於孝文收拾於武帝而天下安有君子小人兩立之形哉自望之輔政劉向繼用周堪更生諸賢亦彈冠相慶於是有用君子之迹然亦未盛也石顯傳初元中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禄大夫周堪宗正劉更生皆給事中望之領尚書事知石顯專權邪辟建白以為尚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請罷中書之官應古制不近刑人元帝不聽由是大與不叶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堪更生廢錮不得復進用後大中大夫張猛魏郡太守京房御史中丞陳咸待詔賈捐之皆嘗奏封事或召見言顯短顯求其罪擠害之至李膺杜

喬用事而君子之勢始振陳蕃李膺一出而君子之名始盛挺身於虎豹之中砥柱於風波之表自三代以後未有盛於斯時也詳見東漢黨錮傳然一沮於宏恭石顯之姦再沮於曹騰侯覽之詐豈漢君子之福耶見上唐初天下亦未嘗無君子而當時亦未嘗指名其人也雖戕賊於武氏萌櫱於開元消沮於李林甫元載之手而天下安有朋黨之說哉自杜黄裳裴垍引用賢者李絳李藩武元衡裴度諸人皆拔茅彚進於是有用君子之名然亦

未害也裴垍傳垍為學士時引李絳崔羣與同列及相又擢韋貫之裴度知制誥李夷簡為御史中丞皆踵躡為輔相號名臣自他選任罔不精明人無異言故元和之治百度修舉稱朝無幸人　又李藩傳裴垍曰憲宗謂藩有宰相器會鄭絪罷因拜相　又史臣曰裴垍精鑒默識舉賢任能如崔羣裴度韋貫之輩咸登將相皆垍薦達至裴度元老反為新進小人所排而朋黨之說始起憲宗朝度入朝第勲進金紫光祿大夫復知政事程异皇甫鎛以言財賦幸俄得宰相度極論不可帝不納纖人始得乘鏬率為所構出為河東節度使至穆宗識者交口請相度乃以本官兼平章事時權幸側目謂李逢吉險譎可構度共諷帝召逢吉還度相閱月果為逢吉所間出為節度僧孺宗閔遂與德裕立敵而朋黨之說始熾唐憲宗時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對策歷指時

政之失無所避李吉甫惡其直亦訴於上故僧孺久不調穆宗時李德裕以父恨李宗閔常對策譏切遂恨之

李進則牛之囊槖為之一空牛進則李之門戶為之一掃自歷代以來未有熾於斯時也然竄逐於嶺海之隅間關於蠻瘴之鄉豈唐君子之幸耶李德裕傳愚願天下享君子之福不願天下羨君子之名願君子立終身之節不願君子植正人之黨願國家當如三代漢唐之初不願國家如建寧會昌之際也宋興百年公道大明私論退聽納天下於渾淪元氣中趙忠獻李文靖王文正諸

公為政天下晏然享其福而不知其功初不分其君子之目中葉以來名字一立而君子之蒙禍也有三推原其故皆起於君子好自異於世耳嘗覩慶歷間富范登朝一竦方去是時正人雖少伸矣而竦之蓄憤伺隙未已也吾深扃固鐍於中猶恐無以杜奸人之計況夫石徂徠聖德一詩侈歌一夔一契之名則安得不激小人之變自富范之受是名也而朋黨之名遂作一網之計得行富范果不旋踵而去矣吁渭清涇濁别白太明一

夔一契之名於士大夫乎奚益慶歷間夏竦除樞使臺諫十八疏力爭遂寢時石介作聖德詩曰於維慶歷三年三月云云維仲淹弼一夔一契予早識琦琦有奇骨可屬大事重厚如勃曰衍汝來汝予黃髮心如一兮率履不越云云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脫大奸蓋斥竦也泰山先生曰子禍始於此矣介卒竦言於仁宗曰介實不死北走胡矣出中使發介棺呂夷簡令中使責親屬狀入奏仁宗亦寤竦之譖　又先是石介奏記於富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己乃使女奴陰習介書改伊周作伊霍上雖不信而仲淹弼不自安皆請出按西北邊進奏院祠神蘇舜欽循前用鬻故紙錢召妓女開席王拱辰諷周魚詢劾奏貶舜欽因貶王洙尹約江休復王益柔宋敏求徐受等拱辰喜曰吾一網打盡矣　元祐初中國既相司馬而鱗集左右者皆賢士大夫是時

吾道雖粗伸矣而章蔡之啣怨伺間求以報復於我者百端也吾蓄鋩隱鋭而不露焉猶恐小人之窺吾便也況夫蘇劉諸君子恬不自悟而且唱為朔黨川黨之名自蘇劉之植是名也而小人愈得以肆其計文德黨碑之立而諸君子皆海之隅嶺之表矣吁操戈入室自相排抵朔黨川黨之名於士大夫乎奚補

聞見録哲宗即位羣賢畢集忠厚不擾庶幾嘉祐之風矣然雖賢者不免以類相從故當時川黨洛黨朔黨之語洛黨者以程正叔為領袖朱光庭賈易等為羽翼川黨者以蘇子瞻為領袖呂陶等為羽翼朔黨者以劉摯梁燾王岩叟劉安世為領袖羽

翼尤衆諸黨相攻不已時退元豐大臣于散地嗤怨刺骨陰伺間隙而諸賢不悟自立黨相毀至紹聖初章子厚為相目以為元祐黨竄嶺海之外可哀也呂微仲秦人戇直無黨范淳夫蜀人師温公不立黨亦不免竄逐以死尤可哀也　元祐奸黨并元符黨凡三百七十人起司馬光止王化基上親書刻石於文德殿之東壁又詔蔡京頒諸路立碑後劉逵勸上碎元祐黨碑除上書係籍人禁夜半遣黄門毀石刻而步里客談云大雷雨碎宣和殿碑

紹淳間山斗大儒以標準一世之人望而主張吾道之正盟伊川之亀方駸駸而有生氣然奸人在旁側目睥睨而已欲倒吾道之戈矣況吾又從立道學之名以標的天下縉紳士夫趨者如流自道學之名熾而

小人之憾深既而權倖得志善類一空黨以消天下之名流僞以排天下之正學間關萬里之行道學之大不幸可知矣吁抽關啓鑰示人可投一切道學之名於士大夫奚利趙鼎入相招用胡寅諸賢皆伊川門人也後秦檜用事諸賢皆外竄斥又開禧姦臣以道學為偽學而道學之黨盡逐矣夫名者所以自別於君子也而反以為君子之累名者所以求異於小人也而適以激天下之怨則夫士大夫亦奚貴於此名哉盖天下之為小人者常多而為君子者常少君子之防小人也常疎而小人

之擠君子也常巧故范希文不喜徂徠聖德詩而指徂徠爲怪鬼蓋事出於怪則必至於招小人之謗也石守道作聖德詩范希文見之以爲怪鬼張安道亦雅不喜石介謂狂譎盜名所以與歐范不足至人目以姦邪元城了翁亦惟願士大夫有此名節而不願士大夫立此門戶自立以求異則必至於啓小人之爭也吁可畏哉

去小人

甚矣小人之詐也以便佞爲車以邪捷爲途以似忠似信而沽名以僞言僞行而欺世心術反覆險如山川智

謀陰容詭如鬼神噫可畏哉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則小人不容於創造之時鬼方之克小人勿用則小人不容於興復之日是不使一日得安其身也雖然天下未有無小人之世聖人未有無去小人之術當未進之時則牢辭固拒惟恐微隙之可乗迨既退之後則力賛勇決惟恐舊根之復蔓此所以無小人之禍歟方朝廷清明國家尊嚴君有剛健中正之資臣有厥孚交如之志斯時也虎豹在山蛟龍在淵若無事也而聖人必杜漸於

冥冥之中履霜之警恐其堅也取女之戒懼其壯也童牛之牿防其盛也金柅之係止其進也無非拒絶於未進之時如舜之去四凶成王之誅管蔡是也並書不然王衍未用或者知其必壞蒼生後用之而為晉禍晉書王衍神情明秀少時山濤見之嗟歎良久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後衍佐政惟尚清談晉果有夷狄之禍至東海孝獻王越薨王衍等相與奉越喪還葬東海石勒遣輕騎追之無一人得免者執太尉衍等坐之幕下衍言少無宦情勒曰君少登朝何得言無宦情破壞天下非君而誰夜使人排墻殺之盧杞未用識者恐其他日之得志後用之而為唐害信夫

小人不可不防於其始盧杞奕之子也貌醜色如藍郭子儀每見賓客婢妾不離側杞嘗往問疾子儀悉屏侍妾獨隱几待之或問其故子儀曰杞貌陋心險婦人輩見之必笑他日杞得志吾族無類矣後得志中傷顏真卿李揆復以趙贊判度支於是間架除陌之暴縱矣後李懷光誅反因暴言杞罪惡士議沸譁乃貶為新州司馬後遷澧州至剛道浸長群疑已亡眾正有彈冠之慶小人有孤騤之勢斯時也高臺忽傾曲池忽平若無虞也而聖人必致慮於衰微之際揚于王庭發衆聽也君子夬夬厲剛志也獲孤於田示無縱也射隼於墉示必誅也無非鋤剔於已消之後如魏相之去霍氏宣帝

時霍氏縱横霍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謀廢太子事覺山雲自殺禹要斬顯棄市五王之去二張是也張柬之桓彥範敬暉袁恕已崔元暐封五王始武后疾甚張易之張昌宗居中用事五王恊謀帥左右羽林兵五百餘人至元武門迎太子於是收張易之昌宗梟首不然望之為政先漢君子方幸以為福而望之不知戒懼反為小人所棄蕭望之等患許史放縱又疾恭顯擅權乞罷中書宦者由是大與高恭顯忤望之周堪數薦名儒鄭朋陰欲附望之後望之知其傾邪絶不與通朋乃更入許史後恭顯令鄭朋華龍告望之等謀罷退許史狀恭顯因奏望之堪更生朋黨毁離親戚請名致廷尉上初即位不省名致廷尉為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欲用望之為相恭顯及許史子弟皆側目於望之會望之子散騎中郎伋訟望之前事恭

顯等言望之幸得不坐不悔過教子上書歸非於上非頗歴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可其奏望之自殺陳蕃得志後漢君子方恃以為依而反為小人所陷信夫小人不可不盡絶於其終竇后委政於蕃蕃與后父竇武同心盡力名用名賢共參政事天下之士莫不想望太平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與共交搆諂事太后蕃嘗疾之志誅宦官會武亦有謀蕃乃上䟽言侯覽與趙夫人並亂天下今不急誅必生變蕃因與武謀之及事泄曹節等矯詔誅武等亦執蕃送獄中即日害之愚嘗感世道盛衰之由觀小人進退之機竊於本朝增慨焉自建隆一陽之萌駸駸而至於慶歴六陽之盛天下皆君子而小人不多見也自熈寧

一陰之生紛紛而至於宣靖六陰之極君子委蛇退縮波流風靡而小人荆棘多矣當夫熙寧之初王介甫方進也新參彈文吕誨力排（王介甫初拜參政吕誨將對於崇政殿温公密問曰今日請對何事吕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温公曰以介甫之文學行義命至之日衆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曰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喜人佞己若在侍從猶或可容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弊矣）辯姦一篇老泉深詆（王安石名始盛歐陽公勸洵與之遊蘇公曰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天下患作辯姦一篇）李定新入也敏求當制不肯草詞李蘇舍人相繼封還當時諸賢凜凜於堅氷之至也切矣（神宗方厲精為治急於人才王安石薦秀

州判官李定名見拜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知制誥呂大臨宋敏求以定驟入幕大職而升朝著仕執法非故事與蘇頌相繼封還詞頭不草制詔蘇頌三人皆罷而定御史之命亦中寢蘇頌墓誌惜夫安石雖沮而復用呂氏家塾記中丞呂公誨論荊公十事荊公力求去位上為出呂公而韓魏公亦論青苗奏至荊公稱疾求分司上不許李定雖寢而復行李定不除御史裏行安石復引用之新進登朝群憸塞路以章呂為腹心張琥為爪牙劉孝孫張商英為鷹犬元絳陳繹為廝役唐垌言安石用章呂曾布為腹心張琥李定為爪牙劉孝孫張商英為鷹犬元絳陳繹為廝役逆意者久不召還附同者雖不肖為賢又置市易司都人有致餓死者以安石比李林甫盧杞而温公名流皆投閑居棄散地矣

程顥言熙寧初王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則以為俗學小人諂佞則以為才能如司馬光不拜樞密而去范堯夫辭修注則罷張天祺自御史面折介甫被責君子去則所用皆小人

嗚呼蟻穴不塞遂成江河熒熒星火果焚玉石此始者不能杜安石進用之門而使非類敢倒公議之戈也迨夫元祐之初公論有歸群正翔集或以參用熙寧舊臣之說告而温公慨然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也

哲宗即位温公當國悉改熙豐舊事或曰舊臣如呂惠卿章惇輩皆小人他日有以父子之義間上則朋黨之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必改之不疑君子謂光之勇孟軻不如若曰參用熙寧諸臣共變其法以絕異時之禍實光所不取也

或

以引進元豐黨人之說進而蘇公毅然曰君子小人不可並處也元祐五年呂大防劉摯言欲引用元豐黨人以平舊怨謂之調停蘇公言君子小人不可並處議者欲與之共事欲以此調停其黨此人若進必害正人以快私忿人臣被禍不足言所惜者朝廷也太皇太后曰蘇公疑吾君臣並用邪正言極中理自此兼用邪正之說始衰當時諸賢拳拳於羸豕之戒也至矣惜夫范忠宣主持平之論而小人之竄返范純仁自為執政務以博大開上意忠厚篤士風在樞府時言者攻章惇鄧綰公皆力為救解因言臣嘗為綰詆奏坐黜今日所陳恐録人過太深實係國體兩宮感悟即日使手詔嘉納因下詔書前日希合附會之人一切勿問書者亦勿復以言既而在庭頗分朋黨議論多出私意浸潤之說稍行呂汲公持

內恕之心而小人之脉盛哲宗親政呂汲公欲用楊畏為諫議大夫忠宣公曰天子諫官當用正人楊畏不可用汲公方約畏為助謂忠宣公豈以楊畏嘗言公耶忠宣公曰不知也蓋上初召忠宣畏嘗有言上不行忠宣故不知也後畏首叛汲公無所不至聞見錄倖門一開趍者濈

倒清臣一用而首唱紹述元祐中劉摯言神宗顧命大臣不可盡去宜於張璪三人內罷璪以安天下留安燾清臣以全國體至紹聖元年清臣首倡紹述鄧伯溫和之楊畏一進而盡援邪黨元祐八年畏言神宗更法以垂萬世乞賜講求成紹述之道即疏章惇安燾呂惠卿鄧伯溫李清臣行義乞召章惇為相上納之而元祐諸賢皆海之隅嶺之表矣聞見錄元祐初退元豐大臣于散地銜怨刺骨陰伺間隙而諸賢不悟自立黨相毀至紹聖初章惇為相目以

為元祐黨竄嶺海之外可哀也嗚呼冰炭同處必至交爭薰蕕共器久當遺臭此始者不能盡絕熙豐之黨而復蔓根芽之害也愚嘗論之使熙寧之初沮抑金陵亦如慶歷十八疏攻夏竦之力則熙豐餘孽不為異日之宣靖仁宗朝呂夷簡罷相夏竦受樞密使時十八疏爭之卒奪其命代以杜衍聖德詩所謂大姦之去如距斯脫者此也使元祐之初斥逐舊黨亦如乾興諸公逐丁謂群邪之決則元祐善治不為異日之紹聖仁宗即位乾興初年王曾言謂令雷允恭擅移皇堂於絕地太后怒貶謂并曹利用馮拯王欽若諸人凡向之黨丁謂者皆貶斥惜哉蓋天將祚人

之國必先福其君子禍其小人觀其君子之衆多如林
福壽如山小人之消鑠如氷奔逐如流則知其國之盛
觀其君子之寥落如晨星摧折如霜木小人之依憑如
城狐遺毒如蝥蜮則知其國之微天意甚可懼也噫熙
寧貽為宣靖元祐反為紹聖者天耶人耶雖然此論小
人未進既退之勢也不幸由徑而入媚竈而來盤據華
津布列要路將决裂之太亟耶則必激反噬之怨抑包
容而兼收耶則將有遺患之憂必也上有知人灼俊之

君下有平心處事之臣立剛直之的以為之唱開中正之門以為之歸涵濡愧悔善心自生則小人亦可化為君子之習呂夷簡本小人之黨耳得脩靖諸公為之規諷既而不念舊事與仲淹有相約之歡呂夷簡因滕后事與范仲淹相忤而歐陽脩余靖尹洙皆以仲淹黨去國當時諸賢極論夷簡後夷簡入朝言於仁宗曰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即除龍圖學士陝西安撫仲淹謝曰向以公事忤相公何意獎拔夷簡曰夷簡豈敢以舊事為念耶於是二公歡然相約戮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又蘇子由云申公非諸公並攻其短其害必有甚也陳執中本俗吏之流耳得蔡襄為之救正既而薦引名士

而東坡亦有可賢之嘆蔡襄言陳執中剛愎不才不可任以事　又東坡志林王鞏云其父仲儀言陳執中罷相仁宗問誰可代卿者執中舉吴育上即名赴闕會乾元節侍宴偶醉坐睡忽驚顧附床呼其從者上愕然即除西京蘭臺以此觀之執中雖俗吏亦可賢也育之不相命矣夫此又變佞為忠之道也故併論之

古今源流至論後集卷四